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3年8月22日
星期二

诗歌

仰望星空(外二章)

成都口何一东

我置身大地，在这个万家灯火的夜晚，仰望星空——重温童年的梦，那满天的星光，无穷神秘而充满梦幻，有无数未解之谜。

我在天上，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在这个小小的蓝色地球上，寻找无垠而深邃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模样？生而为人，为何如此孤独？那多年前发射的“先驱者”行星探测器、“旅行者”号星际探测器，这些人类寄给外星智慧生物的地球名片，可有回应？而它们在茫茫宇宙飞行若干光年之后，就真能如愿以偿么？可在哈勃望远镜能看到上百亿光年远的星系面前，人类发射的探测器又多么任务艰巨甚至无能为力……

没有回应么？就像我们追求喜欢的人，回应不见得都是好消息！所以，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才反复提醒人们，不管接受到宇宙中的什么信号，都不要回应，人类科技目前还没有发达到能够对付地外文明的地步，最好不要惹祸上身。但人类探索宇宙的雄心不会停歇，即便前路漫漫，凶凶未卜，但我们仍会九死而不悔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！

仰望星空，人类做过很多梦，我也做过很多梦。缤纷多彩的梦，神秘莫测的梦，都解不开我们的身世：人类从何而来，又从何而去？是宇宙里的唯一智慧生命还是被其他未可知的神秘力量“囚禁”在地球？别笑我在杞人忧天，我们来世一遭，绝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。

仰望星空，很想和心仪的你约起，在繁星满天的夏夜，在萤火虫飞舞的时候，我们诉说各自的梦和希望，彼此凝视无穷期的宇宙。然后，凝视着你的眸，一直到地老天荒……

不会再见

转眼之间，城市早已日新月异；转眼之间，我和你已经很多年没有相逢。不为别的，只想看看，很多年过去，曾经容颜美丽的你是否有了变化？日子过得还好吗？

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歌，在那一首首好离愁别恨的歌曲里，你的形象愈加清晰而鲜活。你曾经写给我的书信、寄给我的照片早已消失，想要重温当初我们之间爱的印记，只有在歌声中激活，在脑海中拓印……

每年三月，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总会想起你居住的地方，想起你羞涩的如桃花一般的笑靥。很多次我看见那熟悉的路牌在眼前掠过，就会觉得那片土地有你的身影你的气息。我想去寻找去打听你的踪迹，但时过境迁，你还在这里吗？我又有什麼理由什麼身份，去打搅你早已平静的生活？！

也许，在城市的某一处，某一天，我没看见你，你却看见过我。我不知道你当时的眼神如何，心情又怎样，但一定会五味杂陈、难以言表！因为，当初你是流着泪离开的，而我，唯有自责与惭愧……

人的一生，完美的结局少，遗憾的事情多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。我明白，自从缘分之后，不会再见到你了，虽然同在一个城市，但咫尺隔天涯！唯有祈愿年年岁岁，你一切安好！

秋天又来

在闷热的天气中感受烈日与暴雨的交替，遥望北方，祈祷在洪水肆虐中艰难抗争的同胞平安！日历又翻开一页，仔细一看，竟然立秋了。不知不觉，农历癸卯年，又过了大半。

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我想，这真是一个世代也永远回答不了的问题。前几天，单位一位女同事在闲聊中感叹道：“哎，我们的娃儿长大了，我们也老了！”是啊，岁月不饶人，谁又能幸免？

时光荏苒，每天，世界各地海量的新闻，让我们目不暇接，忧比喜多。战争与和平，意外与安全，腐败与反腐败，普通人的得失与纷争，等等，都不会因冬移夏易，春秋递嬗而改变。我们的大脑、我们的细胞夜以继日都在高速消耗和加倍裂变，还能青春永驻、长生不老吗？

我们留不住时光，就如留不住世间的一切。你可以短暂借用，但不可能长期占有。茫茫宇宙，也终有沉寂的一天，何况区区聚散浮生？

秋来临，耳边响起歌曲《一片落叶》，不禁感慨万千：秋已来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光阴，继续耕耘，继续前行。前方，除了有萧瑟的秋风、绵绵的秋雨，更有皎洁的月光和丰收的喜悦！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母亲的归宿

天津口任美康

五下，便“甄别”出我寄回的家书。

自从装上电话，我便偷懒，不再写信。我爹去世后，我会每天跟我妈通电话。我妈嘴里，从来愁事少，乃至无；始终趣事多，盈耳也。电话打去，问她在做啥，回答往往是“打毛线”。除去夏天，春、秋、冬三季，我妈似乎都在织毛线。从年轻时起，已见她独有的业余爱好，包揽了全家的毛帽、毛袜、毛衣、毛裤。我妈擅长“盲打”，技艺出众，平针、平反针、罗纹针、元宝针，尽可玩弄于股掌，并无偿指导几代学徒。

我妈的毛线，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岁。有回电话刚通，我开个玩笑：“又为谁忙？”我妈笑了：“小王。”保姆小王，照顾我妈，已有六年。小王不会打毛线，只会挽线团，她为自己的丈夫（在老家务农）、女儿、女婿（在广东打工）挽了数不清的线团。最后经由我妈，一针一线地，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。

毫无征兆，我跟我妈的电话，会在那一天戛然而止。2010年8月12日，晚10时许，从长春打电话回家。我妈和小王刚从老铁桥回来，句句喜悦，说桥上入夜就像赶集（赶集），都图河风凉快，安逸赛过空调。因第二天要去延安，通完话我便关机睡觉。清晨醒来，见老弟来过五次电话，急忙回复，得知我妈半夜脑溢血，已住进市医院重症监护室。我告别好不容易聚拢的朋友，赶去机场，飞至重庆。侄儿驾车接回达州，赶到医院，已是黄昏。

监护室开恩，破例允我探视片刻。我妈昏迷着（直到离世，未曾醒来），我接近她，叫了两声“妈”，我妈没有应我。端详她的面容，仍如往常，平和，慈祥，好像刚刚入睡。多年以来，每回同我妈聊天，喜欢看着她说话。从年纪轻轻，遇上了岁数，我妈脸上，对人总是和颜悦色，遇事总是不卑不亢。寒时看去，有默默的温暖；暑时看去，是静静的清凉。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，从强买，全是商量。我妈不戴戒指，手镯，街头巷尾时被打拦，言辞悲切的男女，掏出祖传古董，因救急，欲贱卖。我妈一律抱歉笑笑，摇头，侧身闪过。她始终自觉自愿地远离“便宜”，也就从未品尝过悲喜交加的揉搓。一直觉得，从我妈脸上，能窥见她内心的干净，是那种本色的文明。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，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之间，虽一字之别，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。

第二天，见到主治医生，他介绍我妈病情，口气甚是悲观……监护室无力，六天六夜后，我妈悄然而去。初初让人恍惚，有些半信半疑。很快振作起来，在兄弟协助下，操办老人的后事。送我妈去殡仪馆的途中，灵车工作人员除了司机，还有一位女生。女生干练，主动称我叔叔。我便请她将老太太当作自己的奶奶，一切事项，帮着无知的叔叔安排巴适。优秀姑娘，三五电话打出，车子尚在路上跑着，灵堂、餐食、火化时间，等等等等，全按我的想法，一一定妥。

达州殡仪馆，一座收费不菲的灵堂里，冰棺考究，我妈安卧其间。高大的立式空调，让宽敞的空间一派凉爽；四周鲜花，给一位退休职工平添尊贵。我妈去世及后续

所有环节，没有通知任何领导、同事、朋友，到场者，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辈。我家人丁兴旺，开枝散叶五六十人。我周知全体亲属，除花圈、挽联外，不接受所有家人礼物。一切体面，不是做来看的，而要让自己合适。亲们冒着酷热，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，就应该是在舒适的环境里，在恬静的悲痛里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。我做着这些安排，心无不宜，更无禁忌，知道我妈妈对我只会夸赞，因为也一定符合她的意愿。

整整两夜一天半的守灵，众人都不回家。即或谁有事外出，也会快去快回。围坐一起，话题全与我妈有关。又时会有人去灵床探视，回来再报告我妈始终如一的安详，这让我特别心安，表明我妈走得虽是突然，但无牵无挂。我妈六位哥哥，她是老幺，又是唯一的妹子，从小得父母及兄长宠护。我妈成人后，投桃报李，尽其所能帮助娘家老老少少。她的去世，等于宣告，在这个地老天荒的人间，我家上一代人，均已仙逝。

屈指算算，从我当兵离家，至我妈去世，共计四十一载。只是开头三年，无缘探家，之后寻找种种机会，每年至少回去一趟。加上早先的书信，后来的电话，对父母情形，自认了如指掌。而这回阖家相伴我妈，追忆种种过往，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。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，父母把我养大，我不曾有任何报答，便远走他乡。尽管岁月回团聚十天半月，形同客人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依旧“隔山隔水”。这么多年，没从我妈嘴里，听到过一句报怨，或是说些鞭策，希望我进个步，发个财。我妈对我的勉励，从来都是“要把伙食开好吃”。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她没有文化，但她有母爱。

白昼连着夜晚，如此情境下的值守，是不曾有过的经历。我切肤有痛，此乃人生非同寻常的忧患，但不觉得光阴漫长，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。灵堂里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，现场反倒时而有欢声，时而有笑语。大人与孩子，都懂得人世恩情，又有各自内心的情感崇敬。斯时，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。此情此景，让人百感交集：慈爱的妈妈，你将在晚辈子中快活地永生。

第三天，凌晨五时，是日火化首炉如期进行。清晨七时，送葬队伍已上墓园。

走进墓园办公室，为我妈办理“入住”手续时，出点岔子。负责人审看我墓碑所写文字，刚看两眼，便摇头：“这称呼要不得嘛，既是你母亲，必得‘显妣某某某大人之墓’，才合规矩嘛。”我一听，知道麻烦了，如果称呼都不合格，碑上的对联、横批，须讲平仄、对仗、音韵、寓意及老家习惯用语之类，怕更是人不得此君法眼了。忽见我一位弟弟挤到前边：“伙计，莫得问题。”负责人认我小弟，一下笑容可掬。我弟继续道：“我哥是中文教授，他写的，你们放心大胆刻出来，不得出拐。”对方一听，频频点头：“哎哟哟，教授手笔，照刻、照刻。”说着向我抱拳，“得罪、得罪”。然后又轻声道：“教授如能为令堂留下一篇碑文，就更圆满了，也为我们墓园添彩哩。”

其实，守灵时我已想到碑文不可或缺，

2023年6月5日于津西久木房



陈子庄绘《川中山水》

莹，要垒起几尺高的坟头，讲究点的，再立起一块石碑，时时向还活在世间的人们警示来路和归途。膀膀土，能多垦一台就多垦一台，哪怕一直垦到山顶顶。水田，为了保水，底泥是经人们引着牛儿，用它们那四条粗腿仔仔细细蹬过的；田埂，是经人们用腿随密密实实捶打过的；为了保肥，田一歇下来，人们就会把肥力充足的杂草丢进去沤个稀烂。至于作物和耕种，祖传的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瓜蔬等，那是种得得心应手。苞谷，虽是明朝（明朝）才引进国内，红苕，虽是当朝（清康熙年间）才引进入蜀，却都以落土就长的谦卑、产量极高的荣光、人畜均可共享的优越，而迅速被牢牢掌控。催肥一头猪，宰杀后熬下的猪油，节省着能够对付到来年。哄大三两只母鸡，生下的蛋，足可兑换针头线脑和金币的盐巴。山包包里的川人就是这样，稼穡如绣花，日子如穿花。

自小，我就在山包包里摸爬滚打。砍芭茅，砍葛藤，割山草，割苔藓，扯猪草，扯兔草，捡狗粪、捡牛粪，拾麦穗、拾豆荚，跟着大人挖红苕、挖花生、收油菜籽、收豌胡豆，背苞谷棒子、背苞谷秸秆，还下到田里去栽秧苗、打谷子、拖谷草、摸鱼、捞虾、捉

黄鳝，戏水、玩泥、捡田螺……我喜欢爬上最高的山包，看满眼密密麻麻的山包包尽情铺展直到天边，看消沉的夕阳烧红西天的云霞，听山包包的夹缝里响起的鸡鸣犬吠、鸟语人声，听锄头插进紫色砂土时清脆的嚓嚓声，听风吹过坟莹时从里面传出的，不知是好还是歹的啜叹声。

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又一次“轮回”，我从衣胞之地的山包包，“回”到了廷瑛公曾落脚的沱江河边资阳城里的山包包讨生活。但真正意识到这一“轮回”，还是在从我父亲手上接过家谱后。那上面，廷瑛公已只是个名头，音容相貌荡然无存。后来，我主编整个雁江区的《唐氏族谱》时，在外联中偶然发现，就在湖南邵阳的长阳铺镇大坪头村，有一支唐姓，其字辈居然与我们的一字不差。我没能按捺住自己，专程驱车上千公里赶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满村的唐姓，不仅与我支字辈相同，而且方言俚语、对幼幼的称谓相同，就连满地长着的庄稼也相同。我认定，这就是廷瑛公的老家，也是我的老家。这里，有我的血亲。

自此，在川中这片山包包里，我的心，被一份无可替代的温暖包裹。这温暖，流经千公里，延绵数百年。

名家



任美康 生于四川达州，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。历任《文学自由谈》《艺术家》两刊主编。现任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。

每回探家，我醉心于两件事。一是陪伴我妈摆龙门阵，一是聚合亲朋吃转转席。有一年，下午落屋，晚饭后跟我妈闲聊。话题刚到人来客往，我妈语气迟疑起来：“美康，给你说个事。”然后告诉我，前一阵地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……

次日上午侄儿开车，出城往东，翻过雷音铺山顶，见到我妈选中的墓园。进得大门，序牌指路，沿右手甬道，一阶阶登上去，修剪有序的松柏，已呈林荫气象。来到我妈买下的地块，垒砌已告完工。位置居中，规模适度，两侧石屏拱护，栏头石狮娇憨，墓前空地可供五六人同时祭扫。与左邻右舍相比，不显富庶，亦不觉寒俭。侄儿说，“设计师”是么姑婆自己哟，她看了四周坟墓，舍短补长，再让画出来交墓园施工。我大为惊讶，返身四望，整片坟山，占尽天时、地利，一面阳坡阔大，同众多远峰近岭连接，罩满灿灿春晖。

我告诉侄儿，公墓地势不俗，么么姑婆能干，相信她自有感应，亮堂堂全是风景。雷音铺一带，我其实极熟。指着给他看，山下波光闪闪一条河，古称明月江。侄儿说他晓得，还特地走过江上石拱桥。这一说，眼中小伙好像忘年知音，又添几分可人。此桥规模、造型、年代，项项声名远播。天津家中厅内，悬有古桥雄姿，借以映衬少年壮志，仍离我相隔不久。

此刻，立足久违的故地，眼中墓园，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竹木葱茏，鸟鸣啾啾。一个多小时的盘桓，竟无置身坟山的沉郁，直叫人觉得，凡俗之辈，劳碌一生，最终能歇息于如此明山秀水，福分不浅，算是修来十足的终其天年。祥瑞在心，不由得佩服我妈，平常为人处事，让人说不出闲话；后事思量上，不贪恋人世，看开想透。这般货真价实的超脱，是许多老太太做不来的。

我妈小时没进过学堂，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过。老人家虽是文盲，仍多少识得几个字。比如“四川”，是她终生相依的祖籍；比如“北京”，是我当兵的地方；比如“天津”，是她熟悉的所在（曾两度来津，各住半年）。此外，我爸我妈加上我，三人姓名的九个字，以及阿拉伯数字，她都认识。退休后，时常光顾大院传达室，有时邮递员刚走，收发尚未分拣，我妈自己动手，只消三

地方

川中那片山包包

资阳口唐俊高

一个人，伴随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的人影，晃晃悠悠，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，翻过着入川的茶马古道。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跌入四川后，先是落脚于川东的达州，后又辗转迁徙到川中的资阳，沱江河边，成渝古道东大路上的拱宸铺。

那个人影，就是我家家谱上记载的，我们这支唐姓的入川始祖，唐廷瑛公。那年是康熙辛亥年（公元1671年），始发地为湖南宝庆府，即现今的邵阳。

四川的周围，垒筑的全是高台、高原、高山，可能还猛犸了一把，使中间的地块深深陷落下去，海拔只有三百来米，像极了一口大罗锅。就在锅底，神明也还做了些出场：划出了河道，刷蹭出了平坝，点化出了林盘，勾勒出山脉，还捏挤出了一片状如窝窝头的密匝浅丘……资阳，就被裹挟在川中的那一片山包包里。

就四川这么一个地形地貌，想来是难以风调雨顺的。从西伯利亚浩荡而来的北风，被秦岭一挡，少有能滑落进这口大锅的。从太平洋飘荡过来的暖湿气流，照样被重峦叠嶂的横断山脉层层阻隔，也少有能滑落进这口大锅的。从印度洋爬升过来的雨云水汽，更是被至今都还在长高的青藏高原直接叫停。但是，这四川盆地就有那么神奇：世间尽有的高山、河流、草地、平原，它有；世间尽有的风霜雨雪、早涝赤痢、蓝天白云、花红柳绿，它有；世间尽有的沃野千里、水草丰美、文章锦绣、舒心闲适，它有……啥都有。应有尽有。可以说，四川拥有自己独特的天气，四塞的盆地成了招摇的盆景。更招人的是，不仅水网密布的成都平原，因物产丰富而博得了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，而且，就连资阳所在的浅丘地区，也因富含矿物元素的紫色砂土，成为物阜人丰的米粮川。

想当年，廷瑛公站在资阳城边成渝古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：高超